

我在初冬种下你的名字

□廖云峰/万源市草坝镇小学教师

光阴不掩流年景,初冬微寒留秋影。时光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却将秋天的足迹深深地印在了属于过往的隧道里。在我们心灵的海洋中,那些永恒的珍藏和永久的记忆,如同宝贵的珍珠,熠熠生辉。你的名字和你的心意,也在这片心海中慢慢沉淀,逐渐装帧成一份初冬的贺礼。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在这个充满寒意却又温暖如初的初冬季节,我将你的名字轻轻地种下,让它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我把你的名字种在初冬的微风里。初冬的季节,使人少了春时的诱惑与欲动,多了一份奋进与坚强;少了夏时的风吹与雨打,多了一份执着的祥和与潇洒;少了一份秋时的忧愁与无奈,多了一份天然的成熟与豁达。在这个初冬的季节,微风轻轻吹拂,既不带来刺骨的寒冷,也不显得过于温暖,反而增添了许多令人陶醉的情趣。当薄雾悄然升起,仿佛一层缥缈的轻纱覆盖在这片大地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格外清新的气息,沁人心脾,让人感到无比爽快,仿佛连心底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也许,人生正是因为走

过了风雨才更充盈,命运正是因为经过了洗礼才更坚定。你的名字也许正因为被种在了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风里,才会在更寒冷的时候生长出漫天雪花,成就一种凝炼与潇洒!

我把你的名字种在初冬的长青植物里。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这是一些优美的词语,更是许多人变来变去的最好托辞,环境变了、地位变了、追求变了、喜好变了,都可以用这些词语给自己一个足以告慰心灵的答案。唯有那些长青树,如松树、柏树一般,抑或是那些根立在破岩中的翠竹,总能保持一种恬静的心灵和清淡的情怀。它们在时光的流逝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本心,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动摇。它们在岁月的洗礼中,呵护着自己的每一寸枝叶,每一片绿意,在无声中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美丽,仿佛是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迁,都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持,才能在时光的长河中,成就更好的自己。你的名字也会因为种在了这些长青的植物里,才更加隽永,更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我把你的名字种在初冬的花

朵里。初冬,蕴含着丰富的灵性,更有浓浓淡淡的诗情,和深深浅浅的画意。初冬时节,那些总被文人墨客恣意讴歌的花朵,大多已经悄然离去,因为它们承受不了属于冬的冷,冬的雨,只有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在田间地头,或是在深深的沟壑里、陡峭的崖壁上,开得率性、开得灿烂、美丽。真正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许,为了博得人们的赞美,为了获得所谓的荣誉,许多的人总努力绽放成别人眼中的花朵,可短暂的绚烂后,或悲或喜,只有自己孤独地享受。只有每个人都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开出属于自己的那朵花,才能体会源自心底的快乐和绚烂。至于什么时候开放、有没有人喜欢和采摘,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把你的名字种在这样的花朵里,名字已经并不重要,下一个冬天来临,将会开出满世界的禅语禅意!

我把你的名字种在初冬的落叶里。初冬的日子里,因为眷恋,因为不舍,每一片落叶都无奈地吟唱着自己心中的诀别诗,脸上的泪痕、心底的伤痛最终都化为一种看似曼妙的舞姿,悄悄靠近泥土,回

归大地,化成最好的春泥。初心不改,守候依旧,当春天来临,每一片绿叶都用更加活泼与喜悦的姿态站立在曾经站立无数次的枝头,继续相依相守。我把你的名字种在落叶里,种下的更是一种千年的企盼与守候。你的名字,如同那落叶般,承载着岁月的深情与期许,在轮回中孕育新生。当春风再次拂过,它将化作满树的绿意,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生命之光。这份守候,穿越千年的时光,见证着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在这片静谧的初冬画卷里,你的名字如同一颗种子,悄然埋藏在岁月的深处,等待着春天的召唤。它不仅承载着过往的记忆,更孕育着未来的希望,如同那些落叶,虽经历凋零,却在泥土中积蓄力量,待到春回大地,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这份无声的守候,正是对生命最深刻的诠释。

初冬的季节不再五彩斑斓,时光却因为积淀着岁月风尘而更加坚毅与果敢。我在初冬种下你的名字,只为让眷恋更深更远,只为让你生命的奇迹永远蔓延,只愿用一个名字,用一种豁达与宽容、激情与奋进撑起一片蓝天。

父亲的脊梁

□侯文才/达州高新区河市镇中心小学教师

又到重阳节,手机微信里收到不少对父亲的祝福语,有思念,有感恩,也有对天下所有父亲的美好祝愿。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因年事已高,已多年不干农活,但他与土地相伴的岁月记忆,却如大树的根,深植于我的记忆中。

父亲年轻时力壮时,自家农活总赶在别人前头——别家还在插秧,我们田里的秧苗早已定根。亲戚家有重体力活,也爱叫父亲帮忙。他从无怨言,倒是母亲偶尔会唠叨两句。全家人的吃用、我们姊妹的学费、六一儿童节穿的白球鞋、过年时添置的新衣服,都指望田里的庄稼有好收成。

我喜欢跟在父亲身后,帮他牵牛绳。他扛着犁铧,一手提着锄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到了田边,先是一两锄头把田缺口堵上,然后赶紧驾牛拉着犁铧,挨着田边从这头犁到那头,来回犁几次,田里的水就慢慢涨上来了。这时,只听他一声长长的“哇——”,牛便乖乖停下。他飞快抡起锄头,补上几处犁不到的边角,再用脚踏实泥土。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那时我不懂他为何如此着急。他只是说:“雨水珍贵,一点儿也漏不得。”

遇上雨水稀缺的年份,春耕那段时间,只要下雨,父亲就在自家和亲戚家田里来回转,吃饭都要我们送到田边。他吃饭,牛就在旁边吃草。汗水、雨水、泥水早已混合在一起了。

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坎上嬉闹,偶尔被牛尾甩一脸泥还乐呵呵的,谁也不敢骂牛一句。

那些年,我们家粮仓里的谷子,总是吃到新粮入仓时还有余。小时候,总喜欢听开仓门的声音,要么有好吃的,要么就要上街买好东西了。大人开仓门,我们两姊妹也总会挤前去数一数,开到第几匹木板了。好像从来就没开到最后一匹。望着粮仓,我们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父亲除了勤快,还算是个有知识的人。晚上,躺在床上,他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开头总是:“从前,有个国王,喜欢听故事……”如今,这些故事又传给了孙辈,他们听得专注,一如当年的我。

那时读书上学,除非下大暴雨或因背不到书“留堂”,父亲从不接送我们。读书时我们最怕写作文,不知道如何下笔。每次问父亲“怎么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说。他说一句,我们写一句。遇到写不来的字,他就在我们手板心上教我们写。那时候的我们,生活在父母用辛劳编织的一幅幅生机盎然的耕作画卷里。

如今,父亲老了,背也驼了。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能不能像父亲一样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欢乐,为他们织就美丽的成长画卷呢?在我的成长画卷里,父亲的脊梁依然挺得笔直。

秋天来了

□范婧祺/达川区逸夫小学五(7)班

秋风如温柔的序曲,携着丝丝凉意掠过湖面,伴着菊花若有若无的清香,轻轻叩开了秋天的大门。

黎明时分,当第一缕晨光洒向大地,整个世界都被镀上了温柔的光晕。远处几声鸟鸣,枝头几只麻雀蹦跳着,空气里弥漫着清冽的秋意。这晨光,足以让人心醉。

秋天的美,在山林间热情绽放。湛蓝的天空下,云朵在悠然地漫步。山林被秋色染成五彩斑斓的画卷——金黄的银杏树笑弯了腰,扇形叶片在风中簌簌低语;火红的枫林如燃烧的火焰,将整片山林衬得暖融融的。阳光穿过枝叶,铺满落叶的小道上金光闪闪。

秋天的美,在公园里晕染成静谧的画。路旁的松树挺直腰杆,如身着迷彩的卫士守护着秋的宁静。湖水轻漾,落叶在水面打着漩涡,鱼儿穿梭其间,搅碎一池倒影。大雁排成“一”字或“人”字掠过天空,翅膀划过的痕迹,宛如写在天际的一句句诗行。

秋天的美,在乡野间酿出丰收的甜蜜。南瓜在田地里滚圆了肚皮,慵懒地晒着太阳;稻穗羞涩地垂下头,风过处漾起金色波浪,那是大地献给秋天的乐章。农民伯伯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有的弯腰收割,有的推着满载的推车,还有的在果园里忙碌,竹筐里盛满了红艳的苹果、金黄的橘子……

秋风掠过,染黄草木,吹来丰收,也将美的种子洒向每个角落。秋天的美无处不在,怎不让人心生喜爱?

(指导教师:潘小艳)